

第三部

总统 皇帝



袁世凯

三部曲

侯宜杰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袁世凱

三部曲

侯宜杰 著

【第三部】

总统皇帝



目录

- 〈一〉 拒绝南下 嗾使兵变 1
- 〈二〉 逼走总理 组阁生波 26
- 〈三〉 枪毙张方 礼迎孙黄 59
- 〈四〉 赣下碰壁 沪上流血 94
- 〈五〉 否认谋刺 悍然用兵 124
- 〈六〉 胁迫选举 摧毁共和 170

〈七〉	集权复古 态度暧昧	222
〈八〉	对日交涉 原形毕露	267
〈九〉	强奸民意 接受帝位	320
〈十〉	内外交困 众叛亲离	386
〈十一〉	撤销帝制 呜呼哀哉	430

〈一〉 拒绝南下 嗾使兵变

清帝退位的次日，即公历 1912 年 2 月 13 日，北京城里的龙旗都收了起来。老百姓欢天喜地，纷纷说：“换了朝代了，是共和的天下了，以后用不着打仗了，有好日子过了。”

袁世凯惟恐南京参议院不选他为总统，援引清帝退位诏中“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”的话，成立了临时政府，自称首领，布告文武官衙和军警，照旧供职。同时将清帝退位诏旨送交驻京各国公使，转达本国政府。

第二天就是农历腊月二十七，家家户户都忙着打扫卫生，裱糊窗户，贴彩画玻璃窗眼，剪纸吉祥葫芦，送节礼，蒸糕点，整治祭品，准备过新年了。

袁世凯看着一家人兴高采烈的样子，脸上泛起了笑容。

此刻闵尔昌送来了电报，马上退出。

袁世凯阅过，交给儿子克定，面色变得极其难看。

电报有两封，一是唐绍仪来的，报告孙中山已向参议院辞职，送交了举荐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咨文。同时在咨文后附加了三

项条件：一、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，为各省代表所议定，不能更改；二、辞职后，待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，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；三、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为参议院所定，新总统必须遵守。

另一封是孙中山来的，告以本人辞职和推荐之事。同时指出，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，若果行之，恐生莫大枝节。请即速来宁，如虑北方无人维持秩序，可以举人，电知临时政府，给予镇守北方的全权。

克定看完，愤然说：“孙中山显然用心不良。”

“哼！他附的三条是对着为父来的。前两条是让为父离开北京，第三条现在还不知道是啥玩意儿，肯定是套在头上的紧箍咒。”袁世凯冷笑：“此乃调虎离山之计，要是施之于别人，或许可以如愿。哼，若是尝试于为父，那可就太不自量了！岂真三十岁的老娘，今日竟至倒绷孩儿哉！笑话！”

“要是爸爸当选咋办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？到南京就职，受革命党人包围，为父成了孤家寡人，还不是任凭他们摆布？”

“那便如何是好？”

“需要好好想想，你也动动脑筋。”

回到寝室，袁世凯往沙发上一坐，仍是满脸的不高兴。

五姨太太望见，扭动柳腰，笑盈盈开口：“哟，大人这是怎么啦？”

袁世凯说：“我为国家大事操劳，心里有点烦。”

五姨太太温柔而又甜蜜地劝道：“国家大事要紧，大人的身体更要紧，不要因为老想事弄坏了身子。再说哩，就要过年了，大人高高

兴兴才是呀。”

袁世凯听她一说，心中的烦闷马上消失了，笑着点了点头。

五姨太太趁机说道：“天不早了，热水也烧好了，快洗澡吧。”

袁世凯最不愿意洗澡，而又不好意思说出来，嘿嘿笑道：“澡盆的气味不好。”

五姨太太笑道：“大人平时不洗澡，擦擦身子倒也罢了。可是，过年了，说啥也得洗一次呀！一年就一回嘛。俗语说，二十七，洗疚疾；二十八，洗邋遢。今天洗个热水澡，明年就不生病啦！图个吉利也得洗呀！”

袁世凯笑道：“好，好。”

五姨太太动手给他脱衣服。

次日南京参议院来了电报，告知袁世凯已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请即日驾莅参议院受职。孙中山也来了贺电，并告以派专使北上迎接。

梁士诒、赵秉钧同时起立，拱手致贺：“恭喜，恭喜。”

袁世凯见果然当选了临时大总统，终于放下心来。见他们那么高兴，便说：“当选是件好事，但他们对老夫并不放心，逼着老夫离开京城，到南京去受职。哼，既然不相信，何必选举老夫？”

梁士诒、赵秉钧听他说得确实不错，笑容顿时消失。

袁世凯轻咳一声，提高了音调说：“嗯，南京虽说是古都，形胜之地，但是偏安江左，比起北京，气魄终究不如，所以六朝和南宋均不能统驭中原。元、明、清三代都建都北京，长达数百年之久，人们都习惯了。改为南京，非但北方人安土重迁，心中不乐，就是外国的使馆也不会迁就。再说建个新都那么容易？得花多少钱？他们一心想着法子对付老夫，就什么也不管了。”

赵秉钧马上接道：“那就别去。”

梁士诒猜不透袁世凯心中有了什么决定，说：“孙中山和参议院考虑问题违情悖理，委实难以接受。可是，不去怎么办？”

赵秉钧说：“别理他们，在北京就职得啦！”

梁士诒轻轻摇头：“恐怕不太合适。因为孙中山声明，只有宫保亲到南京就职，他和国务员方才解职。如果在北京就职，就要造成南北分裂之局，国家就不能统一了。”

赵秉钧着急地问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梁士诒两眼望向袁世凯。

袁世凯淡淡地说：“南京我是不去的，孙中山定要建都南京，就让他去做大总统，我已经尽到了国民的义务，要回洵上休养去了。”

赵秉钧更加着急：“宫保一走，叫北洋的文武官员依靠谁？不中！”

袁世凯亲切地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要走，也得等他们接收了北方各省的统治权以后。”

赵秉钧接道：“哼，北方的统治权是宫保的，看他们谁敢来接收！”

袁世凯呵呵笑了，对梁士诒说：“拟两个电稿，一给唐绍仪，告以我不能南下，请他与孙中山等协商。第二个是致南京政府、参议院和各省的通电，也是解释不能南下的问题，但要说得充分一些。”遂将大意讲了讲。

梁士诒明白了他的想法，原本打算劝说的话也不说了，执笔拟稿。

袁世凯与赵秉钧商量着别的问题。

过了一会儿，梁士诒拟出电稿。

袁世凯首先看了给唐绍仪的，点点头没说什么。继而看通电，略谓：

清帝辞位，自应速谋统一，以定危局，民国存亡，胥关于是。现在北方各省军队暨全蒙代表，皆以函电推举为临时大总统，清帝委任一层，无足再论。然总未遽组织者，特虑南北意见因此而生，统一愈难，实非国家之福。若专为个人任职计，舍北而南，则实有无穷窒碍。北方军民，意见尚多分歧，隐患实繁。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。内江外患，递引互牵，若因凯一走，一切变端立见，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。若举人自代，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。反复思维，与其孙大总统辞职，不如世凯退居。今日之计，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，世凯立即退归田里，为共和之国民。当未接收以前，仍当竭智尽愚，暂维秩序。

他默然有顷，说道：“写得不错，只是意犹未尽，最后再加上几句吧。”于是亲自提起笔来，在后面加上：“总之，共和既定之后，当以爱国为前提，绝不欲以大总统问题，酿成南北分歧之局，致资渔人分裂之祸。”

梁士诒由衷地赞道：“这几句加得妙极了。孙中山等人也得想想，他们应不应该以爱国为前提，放弃建都南京？”

袁世凯见他说出了自己的意图，笑道：“快发电吧。”

第二天梁士诒到得较迟，进门就问：“有无新的消息？”

袁世凯道：“没有。刚才我又致唐绍仪一电，让他与伍廷芳、张

袁世凯切地同孙中山相商，始终其事。”

梁士诒微微皱眉，极其认真地说：“官保有昨天一电，已经足可表明谦虚磊落的态度，又发此电，是否真的打算归隐沪上？”

袁世凯马上意识到有问题，面色微变，急问：“咋着啦？”

梁士诒直率地回答：“官保若是真心归隐，如此办理自无不可。若是仅为不到南京就职，一再发电，万一孙中山心意中变，接受官保的意见，反为不美。”

袁世凯二次发电给唐绍仪，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，企图用归隐的办法逼着南京方面让步。听了梁士诒的话，心中暗吃一惊，忙道：“嘿嘿，为了免得他们误会，再给孙中山和参议院发电解释一下吧。就说国民既以公义相责难，我不敢不勉尽公仆的义务。只是先前所说的为难各节，均系实在情形。再问问专使何人？何日启程？”

电报立即拍发出去。

陆军部首领王士珍心念清室之恩，不愿做民国的官，以有病为由，递上一道辞呈。袁世凯劝说了半天也没留住，只好同意，当即委任段祺瑞为陆军部首领。

家里人都知道袁世凯当选了总统，个个眉飞色舞，与别的人家单纯过年大不相同。

除夕的晚上，各个房间都点上了守岁的蜡烛，每个院子里都烧了香，撒满了芝麻秸，袁世凯则在自己的卧室中撒了些铜子和洋钱。全家人都换上了崭新的服装，女眷还戴着一朵绢制的石榴花，聚集在大厅里吃团圆饭。袁世凯望着满堂的妻妾子孙，无限得意，和大家随意说笑。大家也吃喝笑乐，无拘无束。

吃过了团圆饭，家人一拨一拨地给袁世凯和于夫人辞岁，首先

是姨太太们叩拜，其次是儿子们叩拜，再次是女儿们，媳妇们，孙子孙女们，最后是男女佣人们。袁世凯和于夫人、姨太太分别赏给各房的孩子和男女佣人压岁钱，每人都得到好多份，喜得眉开眼笑。

接着抓彩。彩里有各种糖果和糕点，也有玩具和应时的春节用品。孩子们极其活跃，抓到的高兴得乱蹦乱跳。

袁世凯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，但过年是个例外。看完孩子们抓彩，他首先招呼姨太太和最钟爱的二女儿仲祯和三女儿叔祯推牌九。每年这晚，都是他坐庄，五百元一底，输完就罢；若是输不完，就听凭仲祯和叔祯借端抢走。七位姨太太都觉得热闹好玩，人人上阵，分占了三门，仲祯和叔祯在一旁饶有兴趣地观看。一直玩到半夜过了，听到孩子们噼里啪啦放鞭炮，他们才散了场。

初一天还未亮，全家人就起了床。于夫人、姨太太和大一些的孩子们早先查好了皇历，个个扭动腰肢，侧斜着身子，按着迎喜神或迎财神的方向从屋里走了出来。袁世凯看到各人的姿势都不一样，开心地呵呵大笑两声。

七点整，袁世凯带领家人在院子里祭过天，又到祖先堂祭了祖。而后全家再次集合在大厅里，依照次序给他和于夫人拜年。

京城的风俗习惯，初五以前不能用生米做饭，妇女不得出门，直到初六，方能出门拜年，新嫁的女子也于这天回娘家，叫做破五。男人却不受这种限制，初一就开始走亲拜友，互贺新喜。下午，梁士诒、赵秉钧和闵尔昌同时来到袁府，先向袁世凯拜年，然后闵尔昌呈上孙中山的来电。

来电是解释临时政府设在南京的原因，并告知已经派定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，外交次长魏宸组、参谋次长钮永建、海军顾问刘冠雄、法制局长宋教仁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昭文、步兵第三十

一团长黄恺元、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和汪精卫为欢迎员，以及随员，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，专迎大驾。

袁世凯看过以后，交给梁士诒、赵秉钧。说了一会儿闲话，三人告辞而去。

连着几天，袁世凯令袁克定代表自己前往天津迎接专使，赵秉钧、胡惟德等人负责接待，接见一拨又一拨拜年的文武官员，从早一直忙到夜晚。

25日中午十二点半，蔡元培一行在前门车站下了火车。他们都留着分头，戴着礼帽，身着西装，打着领结，外穿呢子大衣，足蹬皮靴，一派洋气。同车而来的还有唐绍仪和袁克定。赵秉钧等人身穿长袍，上前迎接，而后乘马车来到从不轻易打开的正阳门，礼炮鸣响，军乐奏起。蔡元培等人见门前高高搭起的彩棚上用翠柏扎着斗大的“欢迎”两个字，旁边飘扬着五色旗帜，站立着整齐的军队，着实高兴。赵秉钧将他们送到东城米市大街煤渣胡同招待所，举行了非常丰盛的宴会。

宴罢，蔡元培一行在众人陪同下来到石大人胡同，袁世凯已经笑吟吟地站在门前等候。唐绍仪一一介绍，蔡元培等躬身行礼，袁世凯还礼，请客人到厅中落座，敬烟献茶，极其热情。

蔡元培，字鹤卿，号子民，浙江绍兴人。他是个老革命党，到德国留过学。现在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满脸学者之气，一望而知是个忠厚之人。

他仔细望了望袁世凯，见其上身挺得笔直，两手扶膝，双腿叉开，二目炯炯有神，唇边留着微微上翘的德国皇帝威廉式的短胡须，相貌威严，暗道此人确实与一般人不同，不禁肃然起敬。立起身来，恭而敬之地说：“元培等奉孙中山先生和参议院之命，向先生呈

交手书和选举状，敬请先生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。元培等也向先生致以衷心的祝贺。”遂将选举状和手书双手递交过去。

袁世凯起身接过，微笑着答道：“孙先生和参议院诸君的隆情，鄙人五内铭感。各位专程前来迎接，鄙人也非常感谢。”说罢坐下。

蔡元培重新坐下，笑道：“元培等是奉命而来，何足言谢？”

袁世凯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鄙人当选为临时大总统，感到无尚的光荣。只是才力不足，深恐辜负国民的期望，内心十分不安。”

蔡元培接道：“先生久孚人望，海内景仰，此次当选，正为民国前途庆贺得人，先生何必过谦？现在立法与行政机关均在南京，请先生亲自一行，江南军民都在热切地盼着听听先生的高论。”

袁世凯呵呵笑道：“鄙人也极愿到南京一行，以便与诸君相见，共筹国家大计。只是北方人心不稳，秩序需要人维持，还不能马上动身。”

蔡元培又声明：“关于国都问题，等到以后召开国会，再付之公决。”

袁世凯点点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接着问了些南京和路上的情形，便说，“各位一路辛苦，先行休息，明天再去奉请。”

蔡元培等告辞，晚上外务部首领胡惟德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他们。他们回到招待所，各界各团体的人物都来拜访，有的说这，有的说那，总之是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。

宋教仁，字遂初，又作钝初，号渔父，湖南桃源人。早年与黄兴一起创立华兴会，后来到日本留学，加入同盟会。他身材中等，面孔消瘦，棱角分明，一对眼睛大而有神，头脑异常灵活，看问题相当敏锐，是同盟会的重要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。

客人散去，他哼了一声，说：“来的人都是老袁的说客，说不定

是老袁指派来的。”

蔡元培存心厚道，有长者之风，又是专使，惟恐影响大家的情绪，便说：“北方人心未定，确是事实。袁项城在北方有很高的威望，部下也很忠诚，相信他的布置必定能够安定人心，大家不要过虑。”

次日，蔡元培与宋教仁、汪精卫等人拜会袁世凯，笑问：“对于南行之事，先生是否考虑好了？”

袁世凯手拈威廉须，爽朗地回答：“我已经考虑好了，毫无问题。现在正做准备，商议留守坐镇的人选，一旦就绪，立刻就与各位一同南下。”

蔡元培笑道：“太好了。”

袁世凯又以极其诚恳的态度说：“关于南行的路线，我打算先由京汉路坐火车到武汉，与黎元洪副总统（2月20日当选）见上一面，交换一下意见，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。各位以为如何？”

蔡元培等人听他答应得如此爽快，心想不虚此行，很是高兴，齐答可以。而后谈了些无关紧要的话，蔡元培等人辞出，回到招待所安心等待。

为了庆祝中华民国成立，同时欢迎专使到来，北京市政当局决定，从27日起，连开三天大会，晚间举行提灯游行。这三天正是元宵节的前夕，新旧结合，引起爱看热闹的北京市民们的兴趣。

29日晚上，明月高悬，群星闪耀，似乎也在争相观看最后的一次提灯会。

霎时游行队伍提着彩色灯笼，高呼着口号走过来了。大街被数不清的灯笼照得通红明亮，两旁看热闹的人万头攒动。

时间将近八点，提灯会进入了高潮。蓦地朝阳门外接连放了几炮，声震夜空。

不少人兴奋地跳起来欢呼：“放礼炮了！放礼炮了！”大家都伸长了脖子望向炮声响起的地方。

有人怀疑地说：“不对吧？礼炮不是这种声音。”

正在人们猜测不定的当儿，倏地从大街小巷拥出来许多持枪的士兵，嘴里大喊大叫：

“袁宫保要走了！”

“我们没人管了！”

“抢哇！”

他们一边大叫，一边朝天放枪，紧接着一窝蜂似地分头奔向各大商号，疯狂地抢劫。

人们这才明白发生了兵变，惊得四散逃窜，各铺户赶紧关门上板。于是哭的，叫的，寻找子女的，喊爹叫娘的，妻子寻丈夫的，哥哥找弟弟的，被挤倒在地，高喊救命的，此伏彼起，乱糟糟的分辨不清，一个大好的欢乐场面刹那间被恐怖惊险的气氛所替代。

抢劫的军队何以敢于如此胆大包天？其中有个缘故。

有次杨度谒见袁世凯，问道：“南方不日就派人来迎宫保南下就职，宫保是否前往？”

袁世凯怏怏不乐地说：“我走之后，北方谁来镇抚？这个事情实在难办，我宁愿回洹上，把这破天荒的大总统让贤，也不能南下。”

杨度激动地说：“北京是数百年的国都，根本之地，宫保的权力所及，也在北方，万万不可轻易变迁。”

袁世凯知其必定有所建言，面露微笑，道：“谁说不是哩，你有什么良策？”

杨度笑嘻嘻地说：“南方专使来后，我辈一定当面斥责。”

袁世凯听了大失所望，沉吟良久，方道：“你的心意固然很好。

但是，南方气焰正高，倘若以空言搪塞，没有一点用处。必须想出招数，使他们知难而退。即使有所损失，只要能达到一劳永逸，也是值得的。”

杨度思量一会儿，笑道：“官保看可否这样？”于是低声谈了起来。

袁世凯不住地点头，最后说：“你再与克定仔细商议。”

杨度兴冲冲地找到袁克定密议了半天。

袁克定遂在东皇城根的公馆里召集姜桂题、曹锟等军官谈话，杨士琦、杨度也在座。他先讲了讲南京临时政府的情况，而后说：“南边坚持要家父南下就职，家父要是走了，只能带一团军队作为卫队，最多也不能超过一旅，其余的人恐怕都要裁汰调动。”

曹锟，字仲珊，排行老三，天津大沽口人，粗通文字，现任第三镇统制。他身材瘦长，两眼阴沉，说话粗鲁。见袁克定停下不说了，便嚷道：“裁汰怎么成？这不是砸了弟兄们的饭碗？真他妈的胡闹！调动也不成，咱们是官保的人，只能跟着官保。”

姜桂题接着说：“说啥也不能让官保走。”

袁克定见他俩没有说出个正经主意，启发说：“依我看哪，等那些专使来的时候，就把他们吓回去。”说完两眼紧紧地盯住姜桂题，希望他有所表示。

姜桂题不知他意欲何为，不晓得说啥是好，老脸涨得通红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方磕磕巴巴地说：“这个光景……那个光景……”嘴里嘟囔了几分钟，也没有说出来一句完整的话。

袁克定赌气说：“改天再谈吧。”

经过一天的思考，袁克定找来曹锟密商，曹锟当即令参谋打电话通知一些军官前来开会。